

二十八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四五一冊

博物彙編

藝術典

醫部

卷一七〇

傷寒之書

姜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百五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百三十八

傷寒門四

張機傷寒論

少陽經全篇
合病
併病
少陰

藝術典第三百五十八卷

醫部彙考三百三十八

傷寒門四

漢張機傷寒論

少陽經全篇

喻昌曰仲景少陽經之原文叔和大半編入太陽經中昌殊不得其解豈以太陽行身之背少陽行身之側其營衛顯然易辨非如陽明與三陰之屬腑臟者營衛難窺故將少陽之文彙入太陽耶此等處竊不敢仍叔和之舊蓋六經各有專司乃引少陽之文與三陽合併病過經不解及壞病諸條悉入太陽篇中適足以亂太陽之正也在太陽一經之病已倍他經辨之倍難而無端蔓引混收此後人所為多岐亡羊乎茲將治少陽之法悉歸本篇其合併病壞病痰病另隸於三陽經後庶太陽之脈清而少陽之脈亦清耳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胃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胃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者

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若胃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苦薑實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苦薑根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若脅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乾薑

軀殼之表陽也軀殼之裏陰也少陽主半表半裏之間其邪入而併於陰則寒出而併於陽則熱往來寒熱無常期也風寒之外邪挾身中有形之痰飲結聚於少陽之本位所以胃脅苦滿也胃脅既滿胃中之水穀亦不消所以默默不欲食即昏昏之意非靜默也心煩者邪在胃脅逼處心間也或嘔不嘔或渴不渴諸多見證各隨人之氣體不盡同也然總以小柴胡之和法為主治而各隨見證以加減之耳

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口苦咽乾者熱聚於膽也目眩者木盛生風而旋運也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識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少陽傷寒禁發汗少陽中風禁吐下二義互舉其旨益嚴蓋傷寒之頭痛發熱宜於發汗者尚不可汗則傷風之不可汗更不待言矣傷風之胃滿而煩痰飲上逆似可吐下者尚不可吐下則傷寒之不可吐下更不待言矣蓋脈弦細者邪欲入裏

其在胃之津液必為熱耗重復發汗而驅其津液外出安得不識語乎胃和者邪散而津回也不和者津枯而飲結所以煩而悸也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胃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風熱上壅則耳無聞目赤無形風熱與有質痰飲搏結則胃滿而煩此但從和解中行分消法可也若誤汗下則胃中氣大傷而邪得以逼亂神明所喪不滋多乎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

能食不嘔與胃和則愈之義互發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脈不弦大邪微欲解之先徵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受病之經正氣虛衰每藉力於時令之王此趨三避五所繇來乎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

陽去入陰則邪勢得以留連轉致危困者多矣有治傷寒之責者線索在手於邪在陽經之日亟從外奪不亦善乎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脊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身熱惡風太陽證也頭項強太陽兼陽明證也脊下滿少陽證也本當從三陽合併病之例而用表法但其手足溫而加渴外邪輻輳於少陽而向



裏之機已著倘更用辛甘發散之法是重增其熱而大耗其津也故從小柴胡之和法則陽邪自罷而陰津不傷一舉而兩得矣此用小柴胡湯當從加減法不嘔而渴者去半夏加苦荬根為是

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湯不差者與柴胡湯主之

陽脈澀陰脈弦渾似在裏之陰寒所以法當腹中急痛故以小建中之緩而其急腹痛止而脈不弦澀矣若不差則弦為少陽之本脈而澀乃汗出不徹腹痛乃邪欲傳太陰也則用小柴胡以和陰陽為的當無疑矣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胃脘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少陽證尚兼太陽所以誤下而胃間微結也太陽中脘結胃脘內頭微汗出用大陷胃湯以其熱結在裏故從下奪之法也此頭汗出而胃微結用柴胡桂枝乾薑湯以裏證未具故從和解之法也小柴胡方中減半夏人參而加桂枝以行太陽加乾薑以散滿苦荬根以滋乾壯蠟以瑱結一一皆從本例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風寒之邪從陽明而傳少陽起先不渴裏證未具及服小柴胡湯已重加口渴則邪還陽明而當調胃以存津液矣然不日攻下而日以法治之意味無窮蓋少陽之寒熱往來間有渴證倘少陽未罷而恣言攻下不自犯少陽之禁乎故見少陽重

轉陽明之證但云以法治之其法維何即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之說也若未利其小便則有猪苓五苓之法若津乾熱熾又有人參白虎之法仲景圖機活潑未易言矣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胃也大陷胃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二條互發前略後詳誤下雖證未變然正氣先虛故服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始得發熱汗出而邪從表解也若誤下而成結胃與痞則邪尚在太陽而柴胡非所宜矣結胃及痞太陽經各有顛條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少陽雖有汗下二禁然而當汗當下正自不同本當發汗而反下之則為逆若先汗後下則不為逆本當下之而反發汗則為逆若先下後汗則不為逆全在辨其表裏差多差少之間矣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人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註陽微結者陽邪微結未盡散也註作陽氣衰微故邪氣結聚大差果爾則頭汗出為亡陽之證非半表半裏之證矣果爾則陰結又是陰氣衰微矣玩本文假令純陰結等語謂陽邪若不微結純是陰邪內結則不得復有外證其義甚明得屎而解即取大柴胡為和法之意也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汗吐下三法難於恰當若誤用之則病未去而胃中之津液已亡凡見此者診視其脈與證陰陽自和則津液復生必自愈也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運身涼胃脘下滿如結胃狀識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識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血弱氣盡滕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四條皆互文見意也一云經水適來一云經水適斷一云七八日熱除而脈運身涼一云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一云胃脘下滿一云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一云如結胃狀一云邪高痛下一云識語一云晝日明了暮則識語如見

鬼狀一云如瘧狀一云往來寒熱休作有時一云刺期門一云用小柴胡湯一云母犯胃氣及上二焦皆互文以明大義而自爲註脚也學者試因此而紬繹全書思過半矣又如結胃狀四字仲景尚恐形容不盡重以臟腑相連邪高痛下之語暢發病情蓋血室者衝脈也下居腹內厥陰肝之所主也而少陽之膽與肝相連腑邪在上臟邪在下胃口逼處二邪之界所以默默不欲飲食而但喜嘔耳期門者肝之募也隨其實而瀉之瀉肝之實也又刺期門之註脚也小柴胡湯治少陽之正法也母犯胃氣及上二焦則舍期門小柴胡更無他法矣必自愈見腑邪可用小柴胡湯而臟邪必俟經水再行其邪熱乃隨血去又非藥之所能勝耳

合病

喻昌曰合病者兩經之證各見一半如日月之合朔如王者之合圭璧界限中分不偏多偏少之謂也

太陽病項背強凡凡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

主之

太陽病項背強凡凡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註二條以有汗無汗定傷風傷寒之別蓋太陽初交陽明未至兩經各半故仲景原文不用合病二字然雖不名合病其實乃合病之初證也凡凡者頸不舒也頸屬陽明既於太陽風傷衛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桂枝湯內加葛根一藥太陽寒傷營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麻黃湯內加葛根一藥此大匠天然不易之數率也然第二條不用麻

黃全方加葛根反用桂枝全方加麻黃葛根者則并其巧而傳之矣見寒邪既欲傳於陽明則胃間之喘必自止自不可用杏仁况頸項背俱是陽位易於得汗之處設以麻黃本湯加葛根大發其汗將母項背強凡凡者變爲經脈振搖動惕乎此仲景之所謂精義入神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註二條又以下利不下利辨別合病主風主寒之不同也風者陽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穀而下奔然上逆則必加半夏入葛根湯以瀉飲止嘔若下利則但用葛根湯以解兩經之邪不治利而利自止耳葛根湯即第一條桂枝湯加葛根不用麻黃者是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胃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

註兩經合病當合用兩經之藥何當備用麻黃湯

耶此見仲景析義之精蓋太陽邪在胃陽明邪在胃兩邪相合必上攻其肺所以喘而胃滿麻黃杏仁治肺氣喘逆之顯藥用之恰當正所謂內舉不避親也何偏之有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註太陽陽明合病下利表證爲多陽明少陽合病下利裏證爲多太陽少陽合病下利半表半裏之證爲多故用黃芩甘草芍藥大棗爲和法也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土木之邪交動則水穀不停而急奔故下利可必也陽明脈大小少陽脈弦兩無相負乃爲腹脹然兩經合病陽明氣衰則弦脈獨見少陽勝而陽明負矣下之固是通因通用之法而土受尅賊之邪勢必藉大力之藥急從下奪乃爲解圍之善著然亦必其脈滑而且數有宿食者始爲當下無疑也設脈不滑數而遲軟方慮土敗垂亡尚敢下之乎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白虎湯主之

註三陽合病五合之表裏俱傷故其脈浮大其證欲眠而目合則汗中州之擾亂可知矣此時發汗則偏於陽而陽明之津液倍竭故譫語益甚將成無陽之證也下之則偏於陰而真陽以無偶而益孤故手足逆冷而額上生汗將成亡陽之證也既不宜於汗下惟有白虎一湯主解熱而不得表裏在所急用然非自汗出則表猶未解尚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經濕渴篇參看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頭疼腰脊痛陽明目痛鼻乾不眠少陽寒熱往來口苦嘔渴各有專司合病者即兼司二陽三陽之證也仲景但以合之一字括其義而歸重在下利與嘔喘胃滿之內證蓋以邪既相合其入腹內必有相合之徵驗故也後人於此等處漫

不加察是以不知合病為何病耳再按少陽篇第九條云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一條其證全是太陽與少陽合併之病但內無下利其嘔復微即不謂之合病心下支結又與心下痞鞭時如結胃者不同即不謂之併病乃知合併之病重在內有合併之徵驗非昌之臆說矣後人謂三陽合病宜從中治此等議論似得仲景表邪未散用小柴胡湯裏熱已極用白虎湯之旨然未可向疑人說夢也設泥此則仲景所用麻黃湯大承氣湯之妙法萬不敢從矣

併病

喻昌曰併病者兩經之證連串為一如貫索然即兼併之義也併則不論多寡一經見三五證一經見一二證即可言併病也然太陽證多陽明少陽證少如秦之併六國者乃病之常若陽明少陽證多太陽證少則太陽必將自罷又不得擬之為六國併秦矣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微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綠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熨之若發汗不微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微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微以脈濇故知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絳絳汗出大便

難而識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註按二陽併病二條皆是太陽與陽明併也上條證初入陽明而太陽仍未罷宜小汗此條證已入陽明而太陽亦隨罷宜大下但上條之文從前未有註釋茲特明之太陽初得寒傷營之病以麻黃湯發其汗汗出而邪去病不傳矣因汗出不微故傳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陽明熱熾似乎當用下法以太陽之邪未微故下之為逆謂其必成結胃等證也如此者可小發汗然後下之設面色綠緣正赤者寒邪深重陽氣怫鬱在表必始先用麻黃湯或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所以重當解之熨之又非小發汗所能勝矣若是發汗不微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也畢竟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陽氣不得越耳短氣者因汗而氣傷也脈濇者因汗而血傷也汗雖未微其已得汗可知其不怫鬱又可知所以宜更他藥以小發其汗更字讀平聲與太陽中篇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互發然則彼更桂枝湯此更桂枝加葛根湯并可推矣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胃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識語脈弦五六日識語不止當刺期門

註少陽之脈絡脅脇間併入太陽之邪則與結胃證似是而實非也肝與膽合刺肝俞所以瀉膽也膀胱不與肺合然肺主氣刺肺俞以通其氣斯膀胱之氣化行而邪自不能留矣發汗則識語與合

病木盛冠土之意同註謂木盛則生心火筋外生枝反失正意脈弦亦即合病內少陽勝而陽明負之互詞此所以刺期門隨木邪之實而瀉之也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頭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註重申不可下之禁與上條不可汗互發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胃心下鞭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註誤下之變乃至結胃下利上下交征而陽明之居中者水漿不入心煩待斃傷寒顧可易言哉併病即不誤用汗下已如結胃心下痞鞭矣况加誤下乎此比太陽一經誤下之結胃殆有甚焉其人心煩似不了了之語然仲景太陽經謂結胃證悉具煩躁者亦死意者此謂其人心煩者死乎

壞病

喻昌曰壞病者已汗已吐已下已溫鍼病猶不解治法多端無一定可擬故名之為壞病也壞病與過經不解大異過經不解者連三陰經俱已傳過故其治但在表裏差多差少宜先宜後之間若壞病則病在三陽未入於陰故其治但在陽經其證有結胃下利眩冒振惕驚悸識妄嘔噦躁煩之不同其脈有弦促細數緊滑沉微溫弱結代之不同故必辨其脈證犯何逆然後得以法而治其逆也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註相傳傷寒過經日久二三十日不痊者謂之壞

病遂與過經不解之病無辨此古今大悞也仲景止說病三日即五六日亦未說到且此條止說太陽病連少陽亦未說到故謂桂枝偏表之法不可用觀下條太陽轉入少陽之壞證有柴胡證罷四字可見此為桂枝證罷故不可復用也設桂枝證仍在即不得謂之壞病與少陽篇中柴胡證仍在者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之文又互相綰照也豈有桂枝柴胡之證尚未罷而得指為壞病之理哉故必細察其脈為何脈證為何證從前所悞今犯何逆然後隨其證而治之始為當耳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脅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識語柴胡證罷此為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註兩條文意互發其旨甚明叔和分彙致滋疑惑茲合而觀之乃知上條云桂枝湯不中與則其所犯要不離於太陽一經之悞吐悞下悞發汗悞燒鍼之諸逆也此條云柴胡湯不中與則其所犯要不離於少陽一經之悞吐悞下悞發汗悞燒鍼之諸逆也

痰病

喻昌曰慨自傷寒失傳後人乃以食積虛煩痰飲脚氣牽合為類傷寒四證此等名目一出凡習傷寒之家苟簡粗疏已自不識要妙况復加冬溫溫病寒疫熱病濕溫風溫霍亂痙內癰畜血為類傷寒十四證頭上安頭愈求愈失茲欲直趨淵源不

得不盡闡歧派蓋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病既以冬月之傷寒統之則十四證亦皆傷寒中之所有也若談之局外漫不加察至臨證模糊其何以應無窮之變哉昌於春夏病中逐段拈出茲於三陽經後特立痰病一門凡痰飲素積之人有挾外感而動者有不絲外感而自動者仲景分別甚明挾外感之邪搏結胃脘三陽篇中已致詳矣此但舉不絲外感之痰病昭揭其旨俾學者辨證以施治焉耳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胃中病鞭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胃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諸亡血虛家不可與

註寒者痰也痰飲內動身必有汗加以發熱惡寒全似中風但頭不痛項不強此非外入之風乃內蘊之痰塞胃間宜用瓜蒂散以湧出其痰也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註寒亦痰也此即上條之互文上條辨非桂枝之證此條辨不可發汗蓋痰從內動無外感與俱誤發其汗必至迷塞經絡留連不返故示戒也設兼外感如三陽證中諸條則無形之感挾有形之痰結於一處非汗則外邪必不解即強吐之其痰飲亦必不出所以小青龍一法卓擅奇功耳此言有痰無感悞發其汗重亡津液即大損陽氣其人胃冷而吐蚘有必至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胃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註手足厥冷與厥陰之熱深厥深相似其脈乍緊

則有時不緊殊不似矣可見痰結在胃故滿煩而不能食亦宜瓜蒂為吐法也合三條總見痰證可吐不可汗合食積虛煩脚氣四證論之勿指為類傷寒但指為不可發汗則其理甚精蓋食積胃中陽氣不布更發汗則陽氣外越一團陰氣用事愈成危候虛煩則胃中津液已竭更發汗則津液盡亡矣脚氣即地氣之濕邪從足先受者正濕家不可發汗之義耳奈何舍正路而趨曲徑耶

太陰經全篇

喻昌曰仲景傷寒論六經中惟太陰經文止九條方止二道後人致惜其非全書昌細繹其所以約略之意言中風即不言傷寒言桂枝即不言麻黃言當溫者則曰宜四逆輩全是引伸觸類之妙可見治法總不出三陽外但清其風寒之原以定發汗解肌更於腹之或滿或痛間辨其虛實以定當下當溫而已了無餘義矣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胃下結鞭

註腹滿自利太陰之本證也吐而食不下則邪迫於上利甚而腹痛則邪迫於下上下交亂胃中空虛此但可行溫散設不知而悞下之其在下之邪可去而在上之邪陷矣故胃下結鞭與結胃之變頗同胃中津液上結胃中陽氣不布卒難開也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為欲愈
註四肢煩疼者脾主四肢亦風淫末疾之驗也陽脈微陰脈澀則風邪已去而顯不足之象但脈見不足正恐元氣已滴暗伏危機故必微澀之中更

察其脈之長而不短知元氣未滿其病為自愈也
註不審來意謂瀉為血凝氣滯大謬豈有血凝氣
滯反為欲愈之理耶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註太陰脈尺寸俱沉細今脈浮則邪還於表可知
矣故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也夫太陽經中以浮緩
為中風浮緊為傷寒故此不重贅但揭一浮字其
義即全該風邪用桂枝湯其脈之浮緩不待言矣
然則寒邪之脈浮緊其常用麻黃湯更不待言矣
況少陽篇中云設胃滿脅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
浮者與麻黃湯早已申明用麻黃湯之義故於太
陰證中但以桂枝互之乃稱全現全彰也不然同
一浮脈何所見而少陽常用麻黃太陰常用桂枝
也哉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
四逆輩

註謂自利不渴濕勝也故用四逆輩以燥土燥濕
此老生腐談非切要也仲景大意以自利不渴者
屬太陰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分經辨證所關甚
鉅蓋太陰屬濕土熱邪入而蒸動其濕則顯有餘
故不渴而多發黃少陰屬腎水熱邪入而消耗其
水則顯不足故口渴而多煩燥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
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
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穢腐當去故也

註太陰脈本緩故浮緩雖類太陽中風然手足自
溫則不似太陽之發熱更不似少陰厥陰之四逆

與厥所以繫在太陰允為恰當也太陰脈見浮緩
其濕熱交盛勢必蒸身為黃若小便自利者濕熱
從水道暗泄不能發黃也前陽明篇中不能發黃
以上語句皆同但彼以胃實而便硬其證復轉陽
明此以脾實而下穢腐其證正屬太陰耳至七八
日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其證又與少陰無別而利
盡穢腐當自止則不似少陰之煩躁有加下利漫
無止期也況少陰之煩而下利手足反溫脈緊反
去者仍為欲愈之候若不辨晰而誤以四逆之法
治之幾何不反增危困耶雖陽明與太陰腑臟相
連其便硬與下利自有陽分陰分之別註家歸重
於脾謂脾為胃行津液則如此不為胃行津液則
如彼似是而非全失仲景三陰互發之旨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
枝加芍藥湯主之

註太陽病之誤下其變皆在胃脅以上此之誤下
而腹滿時痛無胃脅等證則其邪已入陰位所以
屬在太陰也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以升舉陽邪但
倍芍藥以收太陰之逆氣本方不增一藥斯為神
耳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註大實大滿宜從急下然陽分之邪初陷太陰未
可峻攻但於桂枝湯中少加大黃七表三裏以分
殺其邪可也

太陰為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
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註此段叮嚀與陽明篇中互發陽明日不轉失氣

日先鞭後瀉曰未定成鞭皆是恐傷太陰脾氣此
太陰證而脈弱便利減用大黃芍藥又是恐傷陽
明胃氣也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少陰經前篇凡本經宜溫之

喻昌曰傳經熱邪先傷經中之陰甚者邪未除而
陰已竭獨是傳入少陰其急下之證反中之急
溫之證反十之七而宜溫之中復有次第不同寬
釐千里粗工不解必於倉犯房勞之證始敢用溫
及遇一切當溫之證反不能用詎知未病先勞其
腎水者不可因是遂認為當溫也必其人腎中之
真陽素虧復因汗吐下擾之外出而不能內返勢
必藉溫藥以回其陽方可得生所以傷寒門中亡
陽之證最多即在太陽已有種種危候至傳少陰
其辨證之際仲景多少遲徊顧惜不得從正治之
法清熱奪邪以存陰為先務也今以從權溫經之
法疏為前篇正治存陰之法疏為後篇俾學者免
臨岐之惑云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
之

註脈沉為在裏證見少陰不當復有外熱若發熱
者乃是少陰之表邪即當行散表之法者也但三
陰之表法與三陽迥異三陰必以溫經之藥為表
而少陰尤為緊關故麻黃與附子合用俾外邪出
而真陽不出纔是少陰表法之正也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
子湯主之

註得之一二日即上條始得之之互文口中中和者不渴不燥全無裏熱其背惡寒則陽微陰盛之機已露一斑故灸之以火助陽而消陰主之以附子湯溫經而散寒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註不吐利煩躁嘔渴為無裏證既無裏證病尙在表可知故以甘草易細辛而微發汗又溫散之緩法也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註欲吐不吐心煩腎氣上逆之徵也自利而渴加以口燥舌乾引水自救似乎傳經熱病之形悉具然腎熱則水道黃赤若小便色白又非腎熱證乃下焦虛寒不能制水仍當從事溫法不可誤認為熱而輕用寒下也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註陰陽俱緊傷寒之脈也傷寒無汗反汗出者無陽以固護其外所以邪不由而汗先出也少陰之邪不出則咽痛吐利一一顯少陰之本證即當用少陰溫經散邪之法不言可知矣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清者復不可下之

註亡陽不可發汗與上條互法亡與無同無陽則

其邪為陰邪陰邪本宜下然其人陽已虛尺脈弱清者復不可下其當亟行溫法又可見矣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踰臥手足溫者可治

註惡寒踰臥證本虛寒利止手足溫則陽氣未虧其陰寒亦易散故可用溫法也

少陰病惡寒而踰臥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註自煩欲去衣被真陽擾亂不寧然尚未至出亡在外故可用溫法也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

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註三條互見此則邪解陽回可勿藥自愈之證即緊去入安之互詞也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皆寒邪入少陰之本證即當用附子湯行溫經散寒之定法也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註吐利厥冷而至於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將成危候故用吳茱萸以下其逆氣而用人參薑

棗以厚土則陰氣不復上干此之溫經兼用溫中矣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註下利無陽證者純陰之象恐陰盛而隔絕其陽故用白通湯以通其陽而消其陰也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

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註與白通湯反至厥逆無脈乾嘔而煩此非藥之

不勝病也以無鄉導之力宜其不入耳故復加人尿猪膽汁之陰以引陽藥深入然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亦危矣故上條續見下利善用白通湯功於未著真良法也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

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註陰寒內持濕勝而水不行因而內滲外薄甚至水穀不分或欬或利泛溢無所不之非賴真武坐鎮北方之水事有底哉太陽篇中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陽者用真武之法已表明之矣茲少陰之水

濕上逆仍用真武一法以鎮攝之可見太陽勝脫與少陰腎一臟一腑同居北方寒水之位勝邪為陽邪藉用麻桂為青龍臟邪為陰邪藉用附子為真武得此二湯以滌痰導水消陰攝陽其神功妙濟真有不可思議者矣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

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其脈即出者愈

註下利裏寒種種危殆其外反熱其面反赤其身反不惡寒而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明係羣陰隔陽於外不能內返也故做白通之法加葱入四逆湯

中以入陰迎陽而復其脈也前條云脈暴出者死此條云脈即出者愈其辨最細蓋暴出則脈已離根即出則陽已返全係其外反發熱反不惡寒真陽尚在軀殼然必通其脈而脈即出始為休徵設脈出艱遲其陽隨熱勢外散又主死矣

陽尚在軀殼然必通其脈而脈即出始為休徵設脈出艱遲其陽隨熱勢外散又主死矣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註外邪入少陰宜與腎氣兩相搏擊乃脈見沉而不鼓即內經所謂腎脈獨沉之義其人陽氣衰微可知故當急溫之以助其陽也

少陰病飲食入口即吐心下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胃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註飲食入口即吐猶曰胃中不能納穀也若不飲食之時復欲吐而不能吐明係陰邪上逆矣此等傳經熱邪其為陰邪上逆無疑當從事乎溫經之法也若胃中實者是為陽邪在胃而不在腹即不可用下而當吐以提之也然必果係陽邪方可用吐設膈上有寒飲乾嘔即是陰邪用事吐必轉增其逆計惟有急溫一法可助陽而勝陰矣

少陰病下利脈微溫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註下利而脈見陽微陰溫為真陰真陽兩傷之候矣嘔者陰邪上逆也汗出者陽虛不能外固陰弱不能內守也數更衣反少者陽虛則氣下墜陰弱則勤努實也是證陽虛本當用溫然陰弱復不宜於溫一藥之中既欲救陽又欲護陰漫難區別故於頂之上百會穴中灸之以溫其上而升其陽庶陽不致下陷以逼迫其陰然後陰得安靜不擾而下利自止耳此證設用藥以溫其下必逼迫轉加下利不止而陰亡亡故不用溫藥但用灸法有如此之回護也前條用吳茱萸湯兼溫其中此條用

灸法獨溫其上妙義天開令人舞蹈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註吐且利手足逆冷者其常也若反發熱則陽氣似非衰憊然正恐真陽越出軀殼之外故反發熱耳設脈不至則當急溫無疑但溫藥必至傷陰故於少陰本穴用灸法以引其陽內返斯脈至而吐利亦將自止矣前條皆惡寒之證灸後用附子湯者陰寒內凝定非一灸所能勝此條手足反熱止是陰內陽外故但灸本經以招之內人不必更用溫藥也絲絲入扣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註陰盛無陽即用四逆等法回陽氣於無何有之鄉其不能回者多矣故曰不治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註上吐下利因至煩躁則陰陽擾亂而竭絕可虞更加四肢逆冷是中州之土先敗上下交征中氣立斷故主死也使蚤用溫中之法寧至此乎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註下利既止其人似可得生乃頭眩時時自冒者復為死候蓋人身陰陽相為依附者也陰亡於下則諸陽之上聚於頭者紛然而動所以頭眩時時自冒陽脫於上而主死也可見陽回利止則生陰盡利止則死矣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註四逆惡寒身踈更加脈不至陽已去矣陽去故不煩然尚可施種種回陽之法若其人復加躁擾

則陰亦垂絕即欲回陽而基址已壞不能回也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註諸陽主氣息高則真氣上逆於胃中本實先撥而不能復歸於氣海故主死也六七日三字雖證最細見六七日經傳少陰而息高與二三日太陽作喘之表證迥殊也

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註脈微沉細但欲臥少陰之本證也汗出不煩則陽證悉罷而當顧慮其陰矣乃於中兼帶欲吐一證欲吐明係陰邪上逆正當急溫之時失此不圖至五六日自利有加復煩躁不得臥寐非外邪至此轉增正少陰腎中之真陽擾亂頃刻奔散即溫之亦無及故主死也

少陰經後篇凡少陰傳經熱邪正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註陽脈滑大陰脈微細外邪傳入少陰其脈必微細而與三陽之滑大迥殊衛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邪入少陰則氣行於陰不行於陽故但欲寐也此少陰之總脈總證也

少陰病脈沉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註沉細之中加之以數正熱邪入裏之徵熱邪入裏即不可發汗發汗則動其經氣而有奪血亡陽之變故示戒也

咽痛之證其支別出肺故間有欬證今以火氣強劫其汗則熱邪挾火力上攻必為欬以肺金惡火故也下攻必為利以火勢逼迫而走空竅故也內攻必識語以火勢燔炳而亂神識故也小便必難者見三證皆妨小便蓋肺為火熱所傷則膀胱氣化不行大腸奔迫無度則水穀併趨一路心胞燔灼不已則小腸枯涸必至耳少陰可強責其汗乎少陰中風陽微陰浮者為欲愈

風邪傳入少陰仍見陽浮陰弱之脈則其勢方熾必陽脈反微陰脈反浮乃為欲愈蓋陽微則外邪不復內入陰浮則內邪盡從外出故欲愈也少陰傷寒之愈脈自可類推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各經皆解於所王之時而少陰獨解於陽生之時陽進則陰退陽長則陰消正所謂陰得陽則解也即是推之而少陰所重在真陽不可識乎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少陰病難於得熱熱則陰病見陽故前篇謂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陰邪內解之時反一身手足盡熱則少陰必無此候當是藏邪傳腑腎移熱於膀胱之證也以膀胱主表一身及手足正軀殼之表故爾盡熱也膀胱之血為少陰之熱所逼其出必趨二陰之竅以陰主降故也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強發少陰汗而動其血勢必逆行而上出陽竅以諸發汗藥皆陽藥故也或口鼻或耳目較前證血從陰竅出者則倍危矣下厥者少陰居下不得汗而熱深也上竭者少陰之血盡從上而越竭也少陰本少血且從上逆故為難治然則上條不言難治者豈非以膀胱多血且從便出為順乎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心煩不得臥而無躁證則與真陽發動迥別蓋真陽發動必先陰氣四布為嘔為下利為四逆乃致煩而且躁魄汗不止耳今但心煩不臥而無嘔利四逆等證是其煩為陽煩乃真陰為邪熱煎熬如日中織雲頃刻消散安能霍散青天也哉故以解熱生陰為主始克有濟少緩則無及矣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度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腹痛小便不利少陰熱邪也而下利不止便膿血則下焦滑脫矣滑脫即不可用寒藥故取乾薑石脂之辛澀以散邪固脫而加糯米之甘以益中虛蓋治下必先中中氣不下墜則滑脫無源而自止也註家見用乾薑謂是寒邪傷胃欠清蓋熱邪挾少陰之氣填塞胃中故用乾薑之辛以散之若混指熱邪為寒邪寧不貽誤後人耶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少陰病便膿血者可利

少陰病下利咽痛胃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下利咽痛胃滿心煩少陰熱邪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又立猪膚湯之法以潤少陰之燥但用外皮去其內層之肥白為是此藥大不可忽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猪膚潤燥溫經潤燥中同具散邪之義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邪熱客於少陰故咽痛用甘草湯者和緩其勢也用桔梗湯者開提其邪也此在二三日他證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日則少陰之下利嘔逆諸證遽起此法又未可用矣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熱邪挾痰攻咽當用半夏條桂枝散邪若劇者咽傷生瘡音聲不出桂枝之熱既不可用而陰邪上結復與寒下不宜故用半夏雞子以滌飲潤咽更有藉於苦酒之消腫斂瘡以勝陰熱也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傳經熱邪至於手足四逆最當辨悉若見欬利種種之證其為熱證無疑矣然雖四逆而不至於厥其熱未深故主此方為和解亦如少陽經之用小柴胡湯為一定之法也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註下利六七日日本熱去寒起之時其人尚兼欬渴心煩不眠等證則是熱邪搏結水飲以故羈留不去用猪苓湯以利水潤燥不治利而利自止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得病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則腎水之不足上供可知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回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也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熱邪傳入少陰逼迫津水注為自利質清而無查滓相雜色青而無黃赤相間可見陽邪暴虐之極反與陰邪無異但陽邪傳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乾燥設係陰邪必心下滿而不痛口中和不燥必無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陰也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則胃土過實腎水不足以供有立盡之勢又非少陰負跌陽反為順候之比此時下之已遲安得不急

少陰負跌陽者為順也

註少陰水也跌陽土也諸病惡土尅水而傷寒少陰見證惟恐土不能制水其水反得以泛溢水一泛溢則嘔吐不利無所不至究令中州土敗而真陽外越神丹莫救矣故予其權於土則平成可幾予其權於水則昏墊立至此脈法中消息病情之奧旨也按少陰水臟也水居北方原自坎止惟挾外邪而動則波翻浪湧橫流逆射無所不到為嘔

為欬為下利為四肢沉重仲景不顧外邪惟以真武一法坐鎮北方之水水不橫溢則諸證自止而人之命根賴以攸固命根者何即父母構精時一點真陽伏藏於腎水之中者是也水中火發所以其證雖陰其人反煩躁多汗而似陽仲景每用乾薑附子白通之法以收攝其陽初不慮夫外感蓋陽出則腠理大開外感先出所以一回陽而了無餘義也若用寒涼以助水則真陽不返而命根斯斷矣其有腎水衰薄邪入不能橫溢轉而內挾真陽蘊崇為患外顯心煩舌燥咽痛不眠等證即不敢擅用汗下諸法以重傷其陰但用黃連阿膠湯苦酒湯猪苓湯猪膚湯四逆散之類以分解其熱而潤澤其枯於中雖有急下三證反無當下一證所以前方俱用重劑潤下一日三服始勝其任設熱邪不能盡解傳入厥陰則熱深者其厥亦深而咽痛者轉為喉痹嘔欬者轉吐瀉腹下利者轉便膿血甚者發熱厥逆躁不得臥仍是腎氣先絕而死也必識此意然後知仲景溫經散邪之法與清熱潤燥之法微細曲折與九轉還丹不異後人窺見一斑者遇陰邪便亟溫遇陽邪便亟下其鹵莽滅裂尚不可勝言況於襲贖之輩乎茲分前後二篇暢發其義有知我者諒不以為僭也



傷寒門五

張機傷寒論

王叔和脈訣

嚴用和濟生方

朱肱活人書

醫部彙考三百三十九

傷寒門五

漢張機傷寒論

厥陰經全篇

喻昌曰厥陰雖兩經交盡之名然厥者逆也腎居

極下逆行而上以傳於肝故名曰厥陰也邪傳厥

陰其熱深矣熱深多發厥厥證皆屬於陽以陽與

陰不相承接因致厥也厥後發熱陽邪出表則易

愈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所以仲景

雜用三陽經治法即識語之當下者但用小承氣

湯微和胃氣他證皆不用下正欲其熱多而邪從

外出耳然厥證多兼下利則陽熱變為陰寒者十

居其七蓋水盛則胃土受尅水穀奔迫胃陽發露

能食則為陰中木盛則腎水暗虧汲取無休腎陽

發露面赤則為戴陽絳是陽微則厥愈甚陽絕則

厥不返矣所以溫之灸之以回其陽仍不出少陰

之成法也但厥而下利陰陽之辨甚微不便分為

三陰與足之三陽相接於足陰主寒陽主熱故陽

氣內陷不與陰氣相順接則手足厥冷也然四肢

二篇故發其奧於篇首俾讀者先會其意云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
食則吐圞下之利不止

消渴者飲水多而小便少也厥陰屬木厥陰邪
甚則腎水為之消腎消則引水以自救故消而且
渴其渴不為水止也氣上撞心中疼熱者肝氣
通於心也饑不能食者木邪橫肆胃土受制也食
則吐者胃中饑蟻嗅食則出也下之利不止者
邪屬厥陰下則徒虛陽明陽明虛木益乘其所勝
也此條文義形容厥陰經之病情最著蓋子盛則
母虛故腎水消而生渴母盛則子實故氣撞心而
疼熱然足經之邪終與手經有別雖仰關而攻究
不能入心之邪廓也至胃則受侮凌之勢無可逃
避食則吐而下則利不止矣亦繇邪自陽明傳入
胃氣早空故易動耳

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
註厥陰之脈微緩不浮中風病傳厥陰脈轉微浮
則邪還於表而為欲愈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註丑寅卯厥陰風木之王時故病解
厥陰病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凡厥者陰陽不相
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厥即四逆之極陰陽既不相順接下則必至於
脫絕也夫厥陰證仲景總不欲下無非欲邪還於
表而陰從陽解也此但舉最不可下之二端以嚴
其戒耳按手之三陰與手之三陽相接於手足之

三陰與足之三陽相接於足陰主寒陽主熱故陽
氣內陷不與陰氣相順接則手足厥冷也然四肢
屬脾脾為陰與胃之陽不相順接亦主逆冷所以
厥證雖傳經熱邪復有不盡然者最難治也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微其熱脈遲為寒
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
食此名除中必死

註脈遲為寒寒則胃中之陽氣已薄不可更用寒
藥矣腹中即胃中胃緩乃能納食今胃冷而反能
食則是胃氣發露無餘其陽亦必漸去而不能久
存故為必死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
食今反能食者恐為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
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
熱續在者期之且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
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為九日與厥相
應故期之且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
罷者此為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註少陰經中內藏真陽最患四逆故云吐利手足
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厥陰經中內無真陽不患
其厥但患不能發熱與夫熱少厥多耳論中恐暴
熱來出而復去後三日脈之其熱尚在形容厥證
重熱之意然得熱與厥相應尤無後患若熱氣有
餘病勢雖退其後必發癰膿以厥陰主血熱與血
久持不散必至壅敗也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傷寒先
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

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先厥後熱下利止其病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熱邪有餘上攻咽喉挾濕痰而為痺也然既發熱即無汗而邪亦外出所以利必自止若不止則無汗明係邪不外出仍在於裏必主便膿血也便膿血者其喉不痺見熱邪在裏即不復在表在下即不復在上也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前云諸四逆厥者不可下矣此云厥應下之者其辨甚微蓋先四逆而後厥與先發熱而後厥者其來迥異故彼云不可下此云應下之也以其熱深厥深當用苦寒之藥清解其在裏之熱即名為下如下利譏語但用小承氣湯止耳從未聞有峻下之法也若不用苦寒反用辛甘發汗寧不引熱勢上攻乎口傷爛赤與喉痺互意

傷寒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陰陽一勝一復恰恰相當故可勿藥自愈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臟厥非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臟寒蚘土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虵厥者烏梅圓主之又主久利

此條微旨千百年來全無識者昌於篇首總括大意挈出腎陽胃陽二端原有所自臟厥者正指腎而言也虵厥者正指胃而言也曰脈微而厥則陽氣衰微可知然未定其為臟厥虵厥也惟膚冷而躁無暫安乃為臟厥臟厥用四逆及灸法其厥不回者主死若虵厥則時煩時止未為死候但因此而馴至胃中無陽則死也烏梅圓中酸苦辛溫互用以安蚘溫胃益虛久利而便膿血亦主此者能解陰陽錯雜之邪故也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胃脅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熱少厥微指頭微寒其候原不重然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胃中津液傷而坐困矣若小便利色白則胃熱暗除故欲得食若厥而嘔胃脅滿不去則邪聚中焦其後陰邪必走下竅而便血以厥陰主血也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

以陰陽進退之義互舉其旨躍然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脈微而厥更加煩躁則是陽微陰盛用灸法以通其陽而陽不回則死也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厥證但發熱則不死以發熱則邪出於表而裏證自除下利自止也若反下利厥逆煩躁有邪則其發熱又為陽氣外散之候陰陽兩絕亦主死也發熱而厥七下利者為難治

厥利與熱不兩存之勢也發熱而厥七日熱者自熱厥利者自厥利兩造其偏漫無相勝之期故雖未現煩躁等證而己為難治蓋治其熱則愈厥愈利治其厥利則愈熱不至陰陽兩絕不止矣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六七日不利忽發熱而利渾是外陽內陰之象此中伏有亡陽危機所以仲景蚤為回護用溫用灸以安其陽若俟汗出不止乃始圖之則無及矣可見邪亂厥陰其死生全關乎少陰也不然厥陰之熱深厥深何反謂之有陰無陽哉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胃小腹痛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陽邪必結於陽陰邪必結於陰故手足逆冷腹滿按之痛者邪不上結於胃其非陽邪可知其為陰邪下結可知則其當用溫用灸更可知矣關元在臍下三寸為極陰之位也

傷寒五六日不結胃腹瀉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為亡血下之死

傷寒五六日邪入厥陰其熱深矣乃陽邪不上結於胃陰邪不下結於腹其脈虛而復厥則非熱深當下之比繇其陰血素虧若誤下之以重亡其

陰必主死也此厥陰所以無大下之法而血虛之人尤以下為大戒矣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

前條之脈虛此條之脈細互見其義虛細總為無血不但不可用下并不可用溫蓋脈之虛細本是陽氣衰微然陰血更為不足故藥中宜用歸芍以濟其陰不宜用薑附以劫其陰也即其人素有久寒者但增吳茱萸生薑觀之是則乾薑附子寧不在所禁乎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大汗出而熱反不去正恐陽氣越出軀殼之外若內拘急四肢疼更加下利厥逆惡寒則在裏純是陰寒宜急用四逆湯以回其陽而陰邪自散耳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此證較上條無外熱相錯其為陰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利則陰津亦亡但此際不得不以救陽為急俟陽回尚可徐救其陰所以不當牽制也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傷寒脈促則陽氣踴躍可知更加手足厥逆其陽必為陰所格拒而不能返故宜灸以通其陽也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滑為陽脈其裏熱熾盛可知故宜行白虎湯以解其熱與三陽之治不殊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胃中心下滿而煩餒不能食者病在胃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手足厥冷疑似陰邪其脈有時乍緊則是陽邪而見陽脈也陽邪必結於陽所以邪結在胃中心下煩滿餒不能食也此與太陽之結胃迴殊其脈乍緊其邪亦必乍結故用瓜蒂散湧載其邪而出斯陽邪仍從陽解耳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用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太陽篇中飲水多者心下必悸故此厥而心悸者明係飲水所致所以乘其水未漬胃先用茯苓甘草湯治水以清下利之源後乃治厥庶不致厥與利相因耳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此表裏錯雜之邪最為難治然非死證也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則陽氣陷入陰中下部脈不至則陰氣亦復衰竭咽喉不利唾膿血又因大下傷其津液而成肺痿金匱曰肺痿得之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者是也泄利不止未是下焦虛脫但因陽氣下陷所致故必升舉藥中兼調肝肺乃克有濟此麻黃升麻所以名湯而謂汗出愈也按寸脈沉而遲明是陽去入陰之故非陽氣衰微可擬故雖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泄利不止其不得為純陰無陽可知况咽喉不利唾膿血又陽邪搏陰上逆之徵驗所以仲景特於陰中提出其陽得汗出而錯雜之邪盡解也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

也

腹中痛多屬虛寒與腹中實滿不同若更轉氣下趨少腹則必因腹寒而致下利明眼見此自當圖功於未著矣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者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本自寒下是其人之平素胃寒下利也較上條之轉氣下趨少腹者更為已然之事矣所以復病傷寒即不可妄行吐下與病人舊微瀉不可服梔子湯互意舊微瀉而用梔子則易湧易泄本自寒下而施吐下則吐下更逆其理甚明註家不會其意寒格者因誤施吐下之藥藥致成格拒也若食入口即吐格拒極矣故用乾薑人參以溫補其胃用黃連黃芩之苦以下逆氣而解入裏之熱邪也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下利脈沉遲裏寒也面少赤有微熱則仍兼外邪必從汗解但戴陽之證必見微厥汗中大伏危機其用法即迴異常法下條正其法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上條辨證此條用藥兩相互發然不但此也少陰病下利清穀而色赤者已用其法矣要知通之正所以收之也不然豈有汗出而反加蔥之理哉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灸之不溫脈不還已為死證然或根柢未絕亦

未可知設陽氣隨火氣上逆胃有微喘則孤陽上脫而必死矣與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正同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時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註厥利無脈陽去而難於返矣然在根本堅固者生機尚存一綫經一週時脈還手足復溫則生否則死矣此即互上條用灸之意所以不重贅灸法也少陰下利厥逆無脈服白通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厥陰下利厥逆脈絕用灸法時時脈還者生不還者死可見求陽氣者非泛然求之無何有之鄉也根深蒂固之中必有幾微可續然後藉溫灸為驚膠耳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註此與太陽中篇下利身疼用先裏後表之法大同彼因誤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裏為急者見睨曰消之義也身疼痛有裏有表必清便已調其痛仍不減方屬於表太陽條中已悉故此不贅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註此條重舉下利清穀不可攻表以示戒正互明上條所以必先溫裏然後攻表之義也見誤攻其汗則陽出而陰氣滿塞胃腹必致脹滿而釀變耳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註實為邪盛必正脫也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下利脈數有

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為未解

註微熱而渴證已轉陽然正恐陽邪未盡也若脈弱則陽邪已退可知故不治自愈脈數與微熱互意汗出與脈弱互意脈緊則不弱矣邪方熾盛其不能得汗又可知矣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濡者必圉膿血

註脈見浮數若是邪還於表則尺脈自和今尺中自濡乃熱邪搏結於陰分雖寸口得陽脈究竟陰邪必走下竅而使膿血也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為未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註下利而脈沉弦主裏急後重成滯下之證即所謂痢證也脈大者即沉弦中之大脈微弱數者即沉弦中之微弱數也脈微弱數雖發熱不死則脈大身熱者其死可知矣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註熱利下重互上文即傷寒轉痢之謂也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註此從上條另申一義見凡下利欲飲水者與臍寒利而不渴自殊乃熱邪內耗津液縱未顯下重之候亦當以前湯勝其熱矣

下利識語以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註此與陽明經識語胃中有燥屎正同乃不用大承氣而用小承氣者以下利腸虛兼之厥陰臟寒所以但用小承氣微攻其胃全無大下之條耳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註已下利而更煩似乎邪未盡解然心下濡而不滿則為虛煩與陽明誤下胃虛膈熱之證頗同故俱用湧法也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註厥陰之邪上逆而兼發熱乃肝膽臟腑相連之證也故用小柴胡湯分解其陰臟陽腑之嘔熱也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便利裏虛且寒身有微熱惡寒裏其人見厥則陰陽互錯故為難治然不難於外熱而難於內寒也內寒則陽微陰盛天日易暈故常用四逆湯以回陽而微熱在所不計也凡乾薑配附子補中有發微熱得之自除耳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註厥陰之邪上逆而乾嘔吐涎沫可用吳茱萸湯以下其逆氣若陰邪上逆結而為癰潰出膿血即不可復治其嘔正恐人誤以吳茱萸湯治之耳識此意者用辛涼以開提其膿亦何不可耶

滿則為虛煩與陽明誤下胃虛膈熱之證頗同故俱用湧法也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註厥陰之邪上逆而兼發熱乃肝膽臟腑相連之證也故用小柴胡湯分解其陰臟陽腑之嘔熱也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便利裏虛且寒身有微熱惡寒裏其人見厥則陰陽互錯故為難治然不難於外熱而難於內寒也內寒則陽微陰盛天日易暈故常用四逆湯以回陽而微熱在所不計也凡乾薑配附子補中有發微熱得之自除耳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註厥陰之邪上逆而乾嘔吐涎沫可用吳茱萸湯以下其逆氣若陰邪上逆結而為癰潰出膿血即不可復治其嘔正恐人誤以吳茱萸湯治之耳識此意者用辛涼以開提其膿亦何不可耶

過經不解

喻昌曰過經不解者由七八日已後至十三日已後病過一候二候猶不痊解也然邪在身中日久勢必結聚於三陽太陽為多少陽次之陽明又次之及至三陰則生死反掌不若此之久持矣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註過經十餘日而不知太陽證有未罷反二三下

滿則為虛煩與陽明誤下胃虛膈熱之證頗同故俱用湧法也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便利裏虛且寒身有微熱惡寒裏其人見厥則陰陽互錯故為難治然不難於外熱而難於內寒也內寒則陽微陰盛天日易暈故常用四逆湯以回陽而微熱在所不計也凡乾薑配附子補中有發微熱得之自除耳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之因致變者多矣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未有他變本當行大柴胡兩解表裏但其邪屢因誤下而深入即非大柴胡下法所能服故必先用小柴胡提其邪出半表然後乃用大柴胡始合法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胃中痛大便反澀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胃中痛微澀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此條註解不得仲景叮嚀之意茲特明之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不吐其人胃中痛大便反澀腹微滿鬱鬱微煩者此有二辨若曾經大吐大下者邪從吐解且已入裏可用調胃承氣之法若未經吐下但欲嘔不嘔胃中痛微澀者是痛非吐所傷澀非下所致調胃之法不可用矣豈但調胃不可用即柴胡亦不可用邪尚在太陽高位徒治陽明少陽而邪不服耳解太陽之邪仲景言之已悉故此但示其意也若其人能嘔則是爲吐下所傷而所主又不在太陽矣

傷寒十三日不解胃脘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圓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胃脘滿而嘔邪在少陽表裏之間也發潮熱裏可攻也微下利便未鞭也以大柴胡分解表邪蕩滌裏熱則邪去而微利亦自止矣若誤用圓藥則徒引熱邪內陷而下利表裏俱不解也故先用小柴胡分提以解外邪後加芒硝以滌胃中之熱也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證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圓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二條俱見微利之證難辨其內虛內實上條胃脘滿而嘔邪滯少陽之表故欲下之必用柴胡湯爲合法若以他藥下之表邪內入即是內虛此條原無表證雖圓藥誤下其脈仍和即爲內實也按仲景下法屢以用圓藥爲戒惟治太陽之脾約乃用麻仁圓因其人平素津枯腸結必俟邪入陽明下之恐無救於津液故雖邪在太陽即用圓藥之緩下潤其腸俾外邪不因峻攻而內陷乃批邪導窾遊刃空虛之妙也此等處亦須互察再按傷寒證以七日爲一候其有二候三候不解者病邪多在二陽經留戀不但七日傳之不盡即十日十三日二十餘日尚有傳之不盡者若不辨證徒屈指數經數候汗下展轉差悞正虛邪滯愈久愈難爲力與內經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陽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潤而噤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之恆期迥異矣所以過經不解當辨其邪在何經而取之仲景云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即內經

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之旨也可見太陽一經有行之七日以上者矣其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以太陽既羈留多日則陽明少陽

亦可羈留過經漫無解期矣所以早從陽明中土而奪之俾其不傳此捷法也若謂六經傳盡復傳太陽必無是理後人墮落成無已阱中耳豈有厥陰兩陰交盡於裏復從皮毛外再入太陽之事耶請破此大惑

差後勞復陰陽易病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五六枚

勞復乃起居作勞復生餘熱之病方註作女勞

復大謬女勞復者自犯傷寒後之大戒多死少生豈有反用上湧下泄之理耶太陽中篇下後身熱或汗吐下後虛煩無奈用本湯之苦以吐微其邪此非取吐法也乃用苦以發其微汗正內經火淫所勝以苦發之之義觀方中用清漿水七升空糞至四升然後入藥同煮全是欲其水之熱而趨下不致上湧耳所以又云覆令微似汗精絕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

差已後更發熱乃餘熱在內以熱召熱也然餘熱要當辨其何在不可泛然施治以虛其虛如在半表半裏則仍用小柴胡湯和解之法如在表則仍用汗法如在裏則仍用下法然汗下之法即互上條汗用枳實梔子豉湯下用枳實梔子豉加大黃微下也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腰以下有水氣者水漬爲腫也金匱曰腰以下腫當利小便此定法矣乃大病後脾土告困不能

攝水以致水氣泛溢用牡蠣澤瀉散攻何反不顧其虛耶正因水勢未犯身半以上急驅其水所全甚大設用輕劑則陰水必襲入陽界驅之無及矣庸工遇大病後悉用溫補自以為善孰知其為鹵莽滅裂哉

大病差後喜睡入不了者胃上有寒當以圓藥溫之宜理中丸

身中津液因胃寒凝結而成濁睡久而不清其人心消瘦索澤故不用湯藥蕩滌而用圓藥緩圖也理中圓乃區分陰陽溫補脾胃之善藥然仲景差後病外邪已盡纔用其方在太陽邪熾之日不得已合桂枝用之即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又云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非其治也於此見用法之權衡矣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
身中津液為熱邪所耗餘熱不清必致虛羸少氣難於康復若更氣逆欲吐是餘邪復挾津液滋擾故用竹葉石膏湯以益虛清熱散逆氣也

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脈已解者陰陽和適其無表裏之邪可知也日暮微煩者日中衛氣行陽其不煩可知也乃因脾胃氣弱不能消穀所致損穀則脾胃漸趨於旺而自愈矣註家牽扯日暮為陽明之王時故以損穀為當小下不知此論差後之證非論六經轉陽明之證也日暮即內經日西而陽氣已衰之意所以不能消穀也損穀當是減損穀食以休養脾胃不

可引前條宿食例輕用大黃重傷脾胃也合六條觀之差後病凡用汗下和溫之法但師其意不泥其方恐元氣津液久耗不能勝藥耳豈但不能勝藥抑且不能勝穀故損穀則病愈而用藥當思減損并可識矣其腰已下有水氣峻攻其水亦以病後體虛膀胱氣化不行若不一朝迅掃則久困之脾土必不能隄防水逆不至滔天不止所以仲景云少陰負跌陽者為順故亟奪少陰之水以解跌陽之圍夫豈尋常所能測識耶

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胃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散主之

陰陽易之病註家不明言乃致後人指為女勞復大謬若然則婦人病新差與男子交為男勞復乎蓋病傷寒之人熱毒藏於氣血中者漸從表裏解散惟熱毒藏於精髓之中者無絲發泄故差後與不病之體交接男病傳不病之子女病傳不病之男所以名為陰陽易即交易之義也其證眼中生花身重拘急少腹痛引陰筋暴受陰毒又非薑桂附子辛熱所能驅故燒復襦為散以其人平昔所出之敗濁同氣相求服之小使得利陰頭微腫陰毒仍從陰竅出耳此條叔和案於差後勞復之前因起後人女勞復之疑今移附勞復後益見熱病之為大病差後貽毒他人其惡而可畏有如此也

晉王叔和脈訣

傷寒愚脈

傷寒熱病同看脈滿手透關洪拍拍出至風門遇太陽一日之中見脫厄過關微有慢騰騰直至伏時重候覓掌內迢迢散漫行乾癢伶仃多未的大凡當日問程途遲數洪微更消息熱病須得脈浮洪細小徒費用神功汗後脈靜當便瘥喘熱脈亂命應終

陽毒

陽毒健亂四肢煩面赤生花作點斑狂言妄語如神鬼下痢頻多喉不安汗出偏身應大瘡魚口開張命欲翻有藥不辜但與服能過七日便相安

陰毒

陰毒傷寒身體重背強眼痛不堪任小腹急痛口青黑毒氣冲心轉不禁四肢厥冷惟思吐不利咽喉脈細沉若能速灸臍輪下六日看過見喜深宋嚴用和濟生方

傷寒總論

夫人生天地之間以氣血藉其真是故天無一歲不寒暑人無一日不憂苦故有傷寒天行瘟疫之病焉蓋冬令為殺厲之氣君子善攝生者當嚴寒之時行住坐臥護身周密故不犯寒毒彼奔馳荷重房勞辛苦之徒當陽閉藏而反擾動之則鬱發腠理津液強漬為寒所薄膚腠微密寒毒與榮衛相渾當是之時壯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成病矣不即病者寒氣藏於肌骨之間春則病溫夏則病熱此皆一氣使然也古之治法一日在皮膚摩膏而火灸之二日在膚依法以鍼解肌發散之汗出則愈三日在肌亦以發汗愈四日在胃宜吐之五日在腹六日在胃宜下之